

古迹寻游

它山堰怀古

胡觉照

岁月笔记本

月圆忆中秋

李晓会

它山堰位于鄞江之上,因其避害兴利、御咸蓄淡、灌溉良田的特点,而与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比肩,成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阳春三月,受邀参加完杭州经济思想研讨会,我乘便游览了宁波市西南的它(tuō)山堰。

清晨八点,太阳犹如一个鲜艳的鸡蛋黄,被浓郁的雾气羞羞答答地托出海面。空气潮湿,伸手抓一把,都能攥出一缕缕水丝。蒸蒸热浪泛起似有若无的波光涟漪,犹如火在悠悠燃烧。下车步行一小会儿,汗水已打湿内衣。湿热带来的不适,难以冲淡我对它山堰的那份向往。它山堰位于鄞江之上,因其避害兴利、御咸蓄淡、灌溉良田的特点,而与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比肩,成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宁波自古是水乡,它东起东海,西接它山,平缓低洼的地形使海水沿鄞江倒灌成了家常便饭,犹在月望更无羁张狂。尽管农民不辞酷暑严冬辛勤劳作,盐碱土地种植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却难有收获。遇到海水倒灌,庄稼被淹,鄞江两岸的民众只得扶老携幼,背井离乡。

唐太和七年(公元833年),鄞县(今鄞县)县令王元玮本着造福一方的信念,从踏勘水文资料、四处筹集资金,到规划工程设计、组织民众建设,经历十年,终于在鄞江镇樟溪出口,建起了它山堰水坝。它山堰全长134.4米,堰面宽4.8米、高10米,堰体上部由两三尺长、一两米宽、二三十厘米厚的条石砌筑。为增强堰的泄洪能力,又在堰东的南塘河分别建造了乌金、积淤、行春三座研闸,作为它山堰的辅助设施,实现了江河分流。它山堰及其配套工程,是一套以堰坝为总枢纽的引泄完整、滞蓄可靠的水利系统,使当地民众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奢侈愿望成为活生生的欢欣现实。站在坝上,难免会因工程的巧妙构思而流连忘返,或发思古之幽情……

山不在高,有神仙则香火鼎盛;坝不在大,有奥妙则造福苍生。不必看印制精美的图册,只需仔细观察和思索,就能感受到它山堰工程设计的巧妙:在鄞江落差最大处筑起层层垒砌的堰坝,顶层是八十块条石砌成的桥面,坝体中空,用木桩支撑其间,借以避免

热胀冷缩对桥体造成的破坏。溢洪槽是桥面下的石条空隙,左右两边各有三十多级石阶。堰底向上大约呈五度倾斜,增加了堰体的稳定平衡和抗压能力;堰体条石层级之间有粘土夹碎石,可有效阻止河床渗漏;堰体犹如拱桥略向后鼓出,从而化解了溢水对鄞江两岸的冲击;堰体采用渐厚布置,增大了堰体中央的刚度……所有这些,无不彰显着古人的智慧与创造。

巨大落差阻隔了海水倒灌,上蓄清激甘冽的江水,鄞江犹如孽龙被套上羁绊,温顺地为鄞西平原广大民众日夜造福。堤坝兼具分水功能,雨涝时七分下泄东流入海,三分入溪供城区饮用;天旱时比例颠倒,七分入溪、三分排洪,一年四季发挥着阻断咸水、蓄积淡水、引水灌溉、泄洪排涝的多功能用途。

水利学属自然科学,需要高深的材料学、建筑学、机械力学、流体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自然科学无比深奥,但若运用于现实常常又浅显易懂,一目了然。

古代没有水利大学或专科技校,主持都江堰的李冰、李二郎父子,主持灵渠的史禄、

主持郑国渠的郑国,以及主持它山堰工程的王元玮,都不是科班出身。是时代和使命的召唤,将他们推举为领袖,依靠能工巧匠组成的团队,一步步摸索一次次尝试,因敢行非常之事,终成就非常之功。

唐王朝为表彰王元玮修筑它山堰的丰功伟绩,为他敕建庙宇作以纪念。南宋乾道年间赐额“遗德”加以表彰,宝庆年间更追封为善政侯。最为真诚热烈、排场宏大的纪念,则是当地民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和十月初十的它山堰庙会。

王元玮筑堰那年三十三岁,十月初十是他的生日,由庙会日期可见宁波民众对他的口念声歌。主持修建它山堰工程的王元玮,其丰功伟绩在中国水利史上流光溢彩,炳彪史册。

王元玮的无私奉献,使当地百姓受益无穷,值得后世受惠拜恩!他兴利除害,不想留名而流芳华夏名垂千古,不曾树碑而口碑如潮愈远犹坚。这是真米实糠的荣耀和丰碑,其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精神境界,已羽化为精英符号,受万众敬仰,供后世垂范!



古桥新韵

神木崇峰寺仙桥

文 / 图 周迎春

崇峰寺仙桥位于神木市贺家川镇贺家川村,地处天台山南的山脊断裂处,呈南北走向,为单跨铁质梁桥,长15.1米,宽1.6米,距地面约12米。该桥修建于明清时期,已被列入“神木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桥北头西侧立有“仙桥”碑,记述有仙桥的美好故事。相传刘晨、阮肇二位凡夫在崇峰山上采药巧遇天上两位仙女,两对男女青年一见钟情,吟诗作赋,酌酒对歌,朝夕相处,不舍分离。仙女移来彩虹,折成仙桥,携刘晨、阮肇跨越凡尘,步入仙境,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仙桥”也被传为男女青年通往幸福爱情的桥梁。

天台山地处窟野河与黄河交汇处,沿黄公路西侧。清道光《神木县志》载,“天台山在县南一百三十里。山极崇峻,树木苍翳,左瞰黄河,右窥屈野。其上建梵宇九层:第一为圣母庙玉皇阁,第二为无量殿,第三为真武庙,第四为眼光阁,第五为倒坐观音阁,第六为北岳庙、文昌阁,第七为诸神寝宫,第八为鼓乐楼,第九为灵官殿。前有天生狮子石,甘露池;复有仙桥,绝似天台,故名。”天台山堪称神木东南胜景。“楼攀香桂,地蓄甘

霖。崇峰南秀,窟野西清。黄河点石,紫岭堆云。石狮近卧,金钟远闻。”即为古代“天台山八景”。

天台山庙群主要分布在前山和后山,后山为天台诸神殿,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前山为崇峰寺,创始于北魏元宏太和年间。据记载,京任三品许崇峰因憎恶官场腐败,自动卸职离任,定居于天台山下的许家塔村。因慕奇峰挺拔壮丽,便带领

周围村民在山上修建寺庙一座,并与僧众学佛诵经,修禅悟道。为纪念他,寺庙得名崇峰寺,寺庙所在的前山也被称为崇峰。崇峰寺西侧半山腰仍有石窟遗存,南侧山崖有“崇峰”二字。仙桥即位于崇峰寺北侧山脊断裂处,是通往天台诸神殿的捷径,据说原为木梁桥,现存铁桥为后来所建,但两端山体岩石上的桥墩则修建于明清时期。



趁父亲多病的身体还多少保持着门前那座山的气质把他装进棱角分明的木质相框里。守住他最后的威严

我盼附摄影师,尽量剔除岁月留在父亲面部的斑痕还要把他被风吹散的微笑找回,设法复原

这无奈之举,不单是为了纪念。我是想在父亲身外画一个圈我怕他不经意间从儿孙身边走散

谁说土能生金

一个去过不少金矿的朋友从数千米深矿洞开出的金子也像阳光那样,可以薄薄镀满半个地球

(当然,金子不属于他他只得得到岁月的安抚及那点应得的工钱)

即便如此,他的农民身份依然不会改变。即便这些年还被冠以诗人的头衔

父辈们,——累倒在土地上身体化为土地的一部分拈起他们磨凸的锄头,谁说土能生金,我依然无法全信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在“读”与“听”中品味书香

朴实

我的家乡是远近闻名的花炮之乡——凤翔县中都村,小时候我在那里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人们热衷于“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则有大量的时间读书,但可读的书真的很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山东快书武松传》,那是从村里做花炮的作坊师傅的裁纸刀下“抢救”出来的。放羊时,羊在坡上吃草,我在树下看书,坐着看累了就躺下看,不时有微风习习吹过,别提有多惬意了。

那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书上的字认不全,但记性很好,看上两三遍,就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小伙伴们喜欢听我“说书”,我就每天给他们说上两段,然后继续背继续说,很有成就感的。后来,花炮作坊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帮师傅们裁书纸、卷鞭炮,师傅便会偷偷给我怀里揣一本书。就这样,到上初中时,我已读了许多小说,现在能记起名字的就有三十多本,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还有被撕掉封皮的《牛虻》《红与黑》《红楼梦》《二刻拍案惊奇》等等。后来看了《水浒传》,才知道武松只不过是《水浒传》里一百零八将中的一个人物。

插队当知青时,村里有个会计,高中文化程度,只因家庭成分高,写了八年入党申请书,也没有踏进党的门槛。但他家有许多藏书,我得知后如获至宝,时常借几本回来偷看。他家里除了小说外,还有名人传

记、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籍。《儒林外史》《金陵春梦》《普希金诗集》《别林斯基传》《黑格尔哲学》《柏拉图书信》等都是从他家里借来读的。读书使我开阔了眼界,也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读了点书,脑子就开始活泛了,写作的欲望便蠢蠢欲动,收工后,躲到僻静的地方开始了“创作”。当时,我写了几篇反映知青生活的短文和顺口溜般的诗歌,背着人偷偷寄到报社和杂志社。记得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青春多梦幻,岁月尽沧桑,想起爹和娘,凄凄可断肠;栽下扎根树,私字抛一旁,漫漫知青路,锤炼好思想。稿件投出后,全都泥牛入海,毫无声息。好在那时候只要在信封的右上角写上“投稿”二字就免了八分钱的邮资费,八分钱对知青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候一天的工分也就值几毛钱。

如今,生活节奏加快,能抽出读书的时间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听书软件和网站便应运而生。看书与听书都是感官接受知识的过程,看书是用眼睛看的方式来读书;听书是用耳朵听的方式来读书。看书可以反复翻阅,听书的时候,理论上可以倒回去重听,但相信很少有人会真的愿意这么做。参加工作后,我的读书时间主要是节假日和出差在外时。出差前都会往行李箱中塞几本书,如果忘了带书,一定会在机场或火车站的书亭里

买上一本,上了飞机或火车就翻看起来。听书是这几年的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书上的字越来越小了,眼睛既要看书又要看手机,实在感觉有点疲惫了。但书还是要读的,这样就开始听书了。听书的时间主要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饭后散步时,戴着耳机边走边听,既解放了手、眼,又不误锻炼。坐长途汽车也是听书的好时机。一次去榆林出差,漫长的旅途,大家昏昏欲睡,我担心司机打瞌睡,就打开了手机上的“懒人听书”网,播放我写的长篇小说《交通局长》。大家立刻来了精神,车到一个服务区时,我向大家:“是否需要方便一下?”无人应答,司机说:“把这段听完,下一个服务区再说吧!”我知道是小说情节迷住了大家。但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五十多公里,我也就只好“熬”了五十多公里。前不久,我写的小说《我不欠你的》在“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播出,不到三个月,听众就达五十万人之多,评论百余条。评论区好评如潮,大多都是赞扬播音员的。如“主播独特的声音清新悦耳,轻声细语的朗读别具一格,使人身临其境。”“感谢主播美妙的声音,把我带到了故事之中,使我得到了精神的享受……”也有评论末了会加上一句:“当然作品也很棒。”这不奇怪,小说就像剧本,演员登台才能被观众看到,好的演员就一定会赢得观众的掌声。看来听书也是大有市场的。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都是通过语言交流进行沟通的,印刷文字只是近千年的产物。当我们习惯听书这个方式后,自然会摸索出最佳的“听读”方式。对于那些专业的、学术性较强的书籍来说,听书的理解程度肯定比不上阅读的。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听书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有些句子从书面上看觉得写得不错,但念出来就不那么好听,这是书面语言和朗读语言之间的差异。要使小说变成有声书,有些句子就可以不那么写。我写小说时,心里默念的一定是普通话,极少用方言,就是为了避免听众产生歧义。小时候,大人督促我们学习时常常说:读书去!念书去!“读”和“念”都是要发出声音的,所以看书也罢,听书也罢,都是学习的一种方法。每个人的生活、工作情况不一,只要有利于接受知识,采取什么阅读方式都可以。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通过阅读,在短暂的生命中便经历了很多前人的过往,读史书,是和古人对话;当我们遇到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前人会在书中提供令你选择的路径,避免你少走弯路、险路。读书未必一定能读出“黄金屋”“颜如玉”,但阅读、思考一定会提升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令你超凡脱俗“气自华”,使你的生命之花更有质感、更加绚烂。